我们的节日 清明

编者按

当春风携着细雨,清明,带着一缕哀愁与思念,悄然来临。本期副刊推出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节”专辑,在这些怀念亲人的随笔与诗词中,编者发现每一篇都饱含真情,每一字都饱含思念。祈愿它们化作一缕春风,慰藉每一颗思念的心,让我们在缅怀中传承爱与温暖。

清明祭拜

□ 沈光明

为何近日雨霏霏,
羁旅申城不得归。
正想坟头清杂草,
那堪陌上已残晖。
梦回老屋无人问,
目断西边惟鸟飞。
遥对楚天空扫墓,
野花祭拜尽芳菲。

清明思亲

□ 杨祖俊

故里韶峰盈醉霞,
香溪青冢满蒹葭。
孤音飘渺花容貌,
倩影依稀笑靥频。
月唤山风吹呗呐,
泉吟逝水奏琵琶。
闲翁叹柳斑竹泪,
酒赋零章祭夏娃。

清明寄思

□ 刘丽

春草轻依高台下,
翠莺耳畔细呢喃。
前尘往事涌心间,
素洁如雪映慈颜。
云淡风静凝立久,
笑看满堂凌志贤。

清明有怀

□ 孙斌

天飞小雨润青枝,
绿得清明飘起诗。
羁客凭窗愁望远,
深怀思念自痴痴。

难以忘却的纪念

□ 郢之歌

清明未至,思念已到。走上熟悉的心路,去拜谒我的岳母,在清明来临之前。我一直觉得,思念从来不是一个“点”,而是“点”成“线”,“线”成“面”,不断晕染开来。万千思绪,回流不断,在某一刻,像被堵住了心脏,漏跳了一拍,我追悔,我恍然:难道这就是成长的代价:是不得不接受至亲的离开?想念的感受,是一种很复杂的多重情感拧成的丝丝缕缕,缠绕着我,亦捆绑着我,是软肋更是力量。此刻,您是否与我同频,是否能够感受到我又看您来了……若写思念,我该如何落笔:三生石上一滴泪,奈何桥上等轮回;今生接过孟婆汤,来生不知娘是谁。含泪写下这篇祭文——

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娘在,兄弟姊妹是一家;娘去,兄弟姊妹就成了亲戚。娘在家就在,这是人生最踏实最真实最朴实的根与魂,这根魂,像极了岳母娘家老屋前的乌龟冢子:千百年来安逸躺在故土母亲怀里。

2022年12月21日,这根这魂就那样轻轻地走了,正如来时那样地轻轻——我79岁的岳母,在生病卧床多年后,安详地闭上眼,披着一生的风霜,怀揣满腹的不舍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人生是本书,翻开是故事,合上是回忆。出生在三红村刘姓一户家底有些小殷实的岳母,十六七岁已是闻名十里八乡的“一枝花”,上门提亲的人都踏破了门槛,最后是花落李家。这就是我的岳父岳母。

岳母是家里的“顶梁柱”,更是忠孝两全的典范。都说长嫂似母,身为长嫂的她,面对夫家七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,抚养的责任和生存的压力,更何况公公撒手人寰时,最小的幺弟弟尚在襁褓中仅十个月大,作为长子的岳父那年也才刚满20岁,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睡全落在岳母肩上。先安顿好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后,再是她刚出生不久的儿子。夜晚等全家都睡了,她又点起煤油灯,在昏暗的灯光下纳鞋底、一针一线缝补衣服。天天难却天天要过的日子,岳母敖走了数不清的酷暑严寒,道不尽的四季更替,可她从没叫过一句苦,喊过一声累。

“贤良淑德”是十里八乡对岳母的评价。在妻子的记忆里,岳母是家里唯一没有过早习惯的人,为的是让孩子们能吃上热气腾腾的早点,而她这个习惯早在夫家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家立业时就养成了,她说要让正长身体的弟弟妹妹们吃饱,耽误不得;岳母永远是家里吃残羹剩饭的人,她的新衣服永远都是最廉价的地摊货。岳母谨小慎微、谨言慎行了一辈子,生怕被别人瞧不起,生怕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,生怕子女输给了院子里其他家的孩子,“生怕”二字磨砺了她一生,也是岳母徘徊在壮美与卑微间的一生。

每到农忙,岳母都会到娘家帮忙务农。春天耕田犁地,夏天扯苗插秧,秋天抢着收割,一年又一年从不落下。她一个人,活成了两个人的样子:她既是为孩子们做饭洗衣的娘,又是带着孩子们下地干活的爹。

岳母离开得越久,其形象愈清晰,这之中多少有老丈人久久不能释怀、时常以泪洗面的缘故吧!今年已逾85岁高龄的老泰山,每每说起这些早已老泪纵横。那会岳父时常出差顾不上家,农活更帮不上忙。那些年,日子虽然庸常,正如岳母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样,有光,照亮着家的方向,是生活中的明灯与希望,是支撑这个家的磅礴力量。也就是那些年,岳母的腰更弯了,白发也更多了。

岳母是一个时刻为别人着想、唯独忘了自己的人。她把一生的爱和辛劳都给了这个家,未嫁时给了娘家,出嫁后给了婆家,给了我们所有的亲人。

据说好人离开后去了天堂就是天上的星星,最亮的那颗星一定是岳母,照亮并提醒她的儿孙们别忘了回家的路;岳母更像她娘家的乌龟冢子,海拔不高却形象高大!乌龟冢遮天蔽日的植被,承载过月光与风霜,藏着回不去也忘不掉的旧时光。初来人间不知苦,含辛茹苦一身无;转身回望来时路,才知生时为何哭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含泪写下一幅挽联悼岳母:

清风明月终生修德德载千秋兰桂艳;
凤子龙孙半辈育人人存百世李桃芬。

今年又清明

□ 倪涛

清明的雨,不是急雨,是慢的,是沉的,像岁月里未散的絮语,落在檐角,落在草叶,也落在人心最软的那一处。风裹着雨丝,携着草木的清苦与温润,漫过来,恍惚间,那些与父亲相伴的碎片,便在雨雾里渐渐清晰。

去年清明,父亲还陪着我,踏过田埂上的湿泥,去给祖辈上坟。他手里总捏着一束野菊,晨露未干,黄的白的,沾在指尖,是他半生都偏爱的素净。到了坟前,他慢慢拂去碑上的尘,把花轻轻搁下,蹲下身,说些家常,语气平软,像在与旧友对坐。我在一旁听着,听雨打树叶的沙沙声,听他说麦苗的长势,说苹果树的收成,说我又添了几分沉稳。那时只觉,清明便是这样,有雨,有花,有亲人在侧,是寻常日子里的一个仪式,未曾想,那竟是他陪我走过的最后一个清明。

去年端午过后,父亲猝然离去,像一阵风,突然就散了。那些朝夕相伴的寻常,那些他未曾说尽的叮嘱,那些他许诺要陪我走过的春秋,都成了伸手可及却又抓不住的虚妄,成了我午夜梦回时,最不敢触碰的念想。多少个深夜,我总会想起他,想起他的笑容,想起他的声音,想起他牵着我的手时,掌心的温度,醒来时,却只剩枕畔的微凉与满心的思念。

直到今年清明,我独自站在他的坟前,手里握着一束和去年一样的野菊,指尖触到花瓣的微凉,才忽然懂了清明的深意——它从不是一场刻意的祭扫,而是我们与故人对话的唯一通道,是把心底积压了近一年的思念,揉进雨里,说给那抔黄土听,说给那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听。

往年的清明,于我只是一个符号,是日历上一个寻常的日子;今年的清明,才是真正的告别与铭记,是在失去之后,才懂珍惜二字的重量,才懂那些寻常的陪伴,竟是此生最珍贵的馈赠。父亲的坟前还没有立碑,只有一抔新土,覆着零星的草芽,那是他与这人间最后的联结,也是我与他,最深最绵长的牵挂,是我往后岁月里,每一次思念的归处。

雨还在下,打湿了发梢,也打湿了那抔新土,打湿了我心底的思念。我蹲下身,指尖触到湿润的泥土,微凉,像他从前牵着我的手,带着沉稳的温度。我没有说太多话,只是静静地蹲着,把近况、委屈、欢喜和心底所有的思念,都轻轻递过去。没有悲嚎,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,只有一种沉缓的、深入骨髓的怀念,像这清明的雨,不疾不徐,却浸透着整个心房,每一寸,都藏着对他的牵挂与不舍。我知道,他没有真的离开,他藏在雨丝里,藏在草木的清香里,藏在这抔故土的肌理里,藏在我往后每一段清醒而认真的日子里,藏在我每一次思念的瞬间里,从未走远。

清明雨,故乡情

□ 翟长付

雨不大,淅淅沥沥的。我站在三楼阳台上,竖起耳朵,想听雨滴落地的声音。清明这个时节,总是会有雨,却又下得不大。

中午的时候,老伴儿和女儿视频,女儿说,老家这两天下雨了,雨下得也不是很大。老屋河边那几棵老柳树的枝条,不知有没有被雨水湿透,想来应该会垂在河面上,随风点出层层涟漪。菜园旁边粗壮的桑树,水珠一定正顺着树干,在裂开的纹路里弯弯绕绕往根部流去。小时候,常听奶奶说,清明时节的柳条能辟邪,等天晴了,就有人折几条嫩绿的柳条,插在门楣上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这习俗一年一年传了下来。

去年清明节,回老家参加家族祭祀,天空也飘着雨丝。族人们一排排站在宗祠门口,细雨绵绵,有人撑伞,有人披着雨披。年轻人怕麻烦,就光着头站在雨中。一位有点驼背的白发大爷站在前面,没撑雨伞。我走近一点,和大爷合用一把伞,大爷扭头看了看我,点点头,笑了笑。族老三爷的祭祀词,最后一句总是:请族人们前往先祖坟前祭祀。

穿过湿漉漉的田埂,鞋子越来越沉重。有人抬起腿,左右晃晃,甩去鞋底沾的泥土。田埂边的荠菜有点老了,麦苗间的野豌豆开出浅紫的小花。沟渠旁的油菜花最为亮眼,金黄金黄的花瓣上,细小的雨珠像一颗颗水晶。祭祀的青烟被雨水压得很低,不再往上飘,纸灰在细雨里,也不再乱飞。青团被雨淋得没了热气,艾草的香气混着雨水,在鼻尖萦绕。

环镇河在这里拐了个弯,对面拐角处,油菜花田浮在雨雾里。那个戴着草帽、弯着腰的人,不知在油菜地里忙活什么,他没有参加祭祀,应该不是我们一族的人。

暮色降临,雨渐渐停了,小区游乐场的人多了起来,孩子们的打闹声,把我从家乡的回忆里拉了回来。回到屋里,手机响了,是二叔的电话。我习惯性把手机拿远一点:“吃饭了没有?回来的票要早点买,别到时候买不到。”一听到二叔洪亮的大嗓门,我心里就踏实,嗓门大,说明80岁的二叔,身体健健康康的。

人间的清明,是跨越时空,和云端之上的亲人对话。清明时节的绵绵细雨,是流淌在心里对家乡的思念。正所谓:清明雨,故乡情。

清明节,我是一定要回去的。我喜欢清明时节的细雨纷纷,还有家乡的石桥、青石街被雨水冲洗得清爽的感觉。环镇河里飘着的河灯,灯火映着雨痕,远处偶尔传来孩子的哭声,被雨打湿,在水面轻轻荡漾,和虫鸣、狗吠,还有灶台上锅铲的碰撞声,凑成一曲清明独有的小夜曲。

和冬天告别

□ 毛丽韵

前几天下了场薄雪,今天天气已经转暖,趁着夕阳未落,去莲花池公园走走。

我站在池边,想起冬天这里曾有过滑冰场,看着高楼后面被落日染成淡粉色的天空,在水里游弋的鸳鸯,和树枝上挂着的红灯笼,有些恍惚,冬天它真的来过吗?

冬天它肯定来过,否则那些亮黄的银杏和红透的枫叶不会凋零,否则天空不会那么高那么远,否则,我的父亲不会永远不回来。

忘了冬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,应该是去年的11月12日,我坐着高铁去送父亲最后一程,他已离世,我在飞奔。那时的北京是最美的北京,我看过最美的银杏和最美的红枫。而当我再回到北京,已是冬天,外面寒冷刺骨,房间里温暖如春。

北京的冬天,黑灰交织。我的心情也一样,没有色彩。在去的高铁、来的航班和静静的夜晚,我双手掩面,难抑悲伤、心痛和遗憾。

父亲走后的第25天,我去了法源寺。握着手机导航,手指冷得发僵。没有风,太阳很白,我慢慢地走在法源寺,站在毗卢殿前,禁不住泪如雨下。我为父亲祈祷,愿他忘却我,忘却尘世中历经的一切艰难和疼痛。

一个普通人的离去,没有悼文,没有墓志铭,没有传记,除了亲人,没有人会在意、怜悯、记得,亲人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把他忘记,只剩得清明寒食一祭。那么,父亲,和悲凉的尘世告别,去另一个世界,是否能过上您想过的人生,是否还好呢?

父亲走后一个月,北京下了第一场雪。我挤在人群中,站在景山公园中轴线上看故宫。白雪覆盖在故宫的琉璃瓦上,映照在什刹海的冰面上,铺在松枝上、檐角上、角楼上,美得荡气回肠。我跟着人流走,脚打了一下滑,身后一直吱吱喳喳说话的女生迅速抓住了我的手臂,我说谢谢,她说小心。

这世界有很多人,一起坐地铁,一起看花,一起赏雪,茧隔在自己的关系里扮演各自的角色,相遇,擦肩而过,只有伸手的那一刻,短暂的交互,留下回忆,温暖一个冬天或者更加久远。

除夕,兄长备好了一桌年夜饭,我们围着桌子吃饭、聊天,没有提起父亲,我看了看横梁,父亲葬礼上的蜻蜓没有出现;夜深,嫂嫂煮了一碗热汤,送到正在发烧的我的床前;年初一,兄长敲了敲我的房门,告诉我要放鞭炮了,记起小时候,父亲放鞭炮前也要叫上一声;我深深地叹了口气,浚源抱了抱我,摸了摸我的额头是否还发烫。“长兄如父”这四个字,让我如鲠在喉,我多么希望他能幸福。

时间是疗愈的药引子,它把时光切成了四季,让草木在四季里轮回,每片叶子都从季节里穿越而来,鲜活地和春风重逢,它们也许带着上一世的记忆,也许没有。

在莲花池边站了很久,落日余晖已在天边散去。鸭子们在水面翻腾,春天已经来了。

我想正式和冬天告别。悲伤刻下伤痕,温暖留下印迹,生命和时光都不复重来,但春天会重来,春天的色彩会重来。

乡村的清明

□ 陆剑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每逢清明,这断肠的诗句便随淅淅沥沥的雨丝,漫进乡村的每一寸角落。

乡村的清明,总裹在绵绵细雨里。老天以雨为祭,洗尽尘嚣,让乡村少了平日的喧哗,多了几分行色匆匆。车轮碾过湿滑的乡路,步履踏过泥泞的田埂,撑伞的乡人朝着村头的墓地走去,雨雾里,连脚步声都带着淡淡的肃穆。

乡村的清明,藏在田埂间的墓地里。村东的菜花地与麦田交错的高坡,墓碑立在杂草间,几株碗口粗的松柏笔挺生长——那是后人祭奠时栽下的,既为标记坟茔,也寄寓着先人永垂不朽的祈愿,盼着后辈兴旺、事业顺遂。村西的墓旁,烟火袅袅,乡人的议论声在雨中风里飘散:有夸赞远从国外归来的子女孝心,有称道带着洋女婿祭祖的晚辈,也有叹息常年不归、任坟头荒草齐腰的家人,褒贬之间,皆是乡村里最朴素的孝德标尺。

乡村的清明,守着代代相传的讲究。若先人是高寿善终,后人便携香纸、带鞭炮,领着孩子缓步赴墓,孩童若嬉闹,便会被轻声制止,满是庄重;若先人英年早逝,亲人便长跪坟前,声声默念着天堂无灾无难的祈愿,泪水湿了衣襟,慢烧的香纸化作缕缕青烟,将悲伤与思念一同飘向远方。

雨不停,烟不散,思念不绝。乡村的清明,就着麦苗的新绿、菜花的嫩黄,在返青的大地上铺展成一幅素淡的水墨素描。田埂上的祭奠者仍在行走,脸颊的泪与心头的念交织,叶根眷恋故土,心灵守望先人,这质朴的情感,在清明的雨雾里,绵长又深沉。

清明,在东湖磨山

□ 铁舟

为什么叫磨山?在山腰,我问
像在自言自语更像是
在问磨山索道,和轻轻点头的紫藤
清明,在磨山
我关心的已不是磨山
而是远在松滋老家
后山的一堆土
那年四月,我们把父亲种在山上
稍后,坟前已长出了2米零3的石碑
“故先考”三字旁,是一长串
孝子孝孙的名字,父亲
劳苦一生
这些紫藤花一样的儿孙
就是他
最满意的作品
墓碑上,母亲的名字与先父的讳字
并立,不同的是
我亲手将母亲的名字描成红字
母亲还在
我把红漆添得浓点
是想,让它慢慢变白
让我九十三岁的母亲还多活几年
如有一天,红变成了白
那时候,我的母亲
也就睡在了
碑下

清明帖

□ 吴利华

还是沿着雨水逆行
回到那个被反复修改的地址
白玉兰花开如门铃
柏树垂首,一排醒目的标点
漏下透亮的绿
像父亲生前未拧干的毛巾
湿四面八方涌来
成为一年中最重的返潮
铁桶之中,纸钱蜷缩
多像蝴蝶收拢翅膀,冷却成灰烬
比火焰更懂得上升
把青团咬出月牙的形状
把柳枝插进瓷瓶
在墓前,在碑下
守着与虚空对坐的静默
而地下的人从不回信
——只是偶尔借一场
突然而至的雨,流我们
那些没流完的泪

四月,回乡祭祖

□ 杜风

从他乡到故乡,要走很远的路
很少顾及天气预报小雨纷纷
也不要说人间好,像整形医院
反复修改尘世每个人的容颜
柏子树旧时绿,油菜花再次黄
头顶天空还是童年的老模样
细雨如至亲,哭得有情有意
顺着东风的头顶匆忙赶路
新的坟头包围着去年的墓地
如同活着的人正在不断地繁衍
模仿鸟在模仿去世的亲人说话
异地生活的人从四月天里归来
桑树又生新叶,木子树渐渐弯曲
空中飘来飘去的灰尘无法预示
我最终是否会回到他们中间

清明

□ 杨万安

再一次打开锁,她走进
房间,看了一会儿
又走出来
靠门,坐条石门坎上

父母离世。她是唯一
孩子。远嫁两百多公里
回来扫墓,也扫屋里屋外

有个兄弟多好啊,姐妹也成
田地不会因荒芜收回
房屋不会坐等垮塌

争一尺菜地的邻居呢?
都去了哪里?来,你们回来
这里一切都给你们……

“妈妈,快走吧,我饿了”
儿子伸手向她走去
丈夫的汽车
在暮色中鸣叫

丙午年清明书

□ 陵少

被雨水浸润的
不仅仅是眼前的
樱花,还有被流水
带走的那片
记忆里的天空
如果没有张九龄
面对明月的感叹
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
他乡与故土?
如何去区分
这别离的千种万种?
如何去区分
大海与沙洲?
如何去区分
蜩鸠与鲲鹏?
……

在老南门,亦即是在
海法,在德黑兰……
站在空荡荡的曲江楼遗址上
面对悬挂在城楼上的
那些飘浮不定的
巨大的命运的灯笼
有谁能够告诉我
这些河灯将流向何处?
它们会把那些亡灵
带进信仰里的天堂
还是那浩缈得没有尽头的
外太空?